

我的真實故事



朱明妍

在我們生活中，有時候發生一些不能理解的情況，當時搞不清楚怎麼一回事，也許過了好幾天，甚至好幾年，你才突然明白是怎麼回事。我曾經有這種經歷，它發生在我和家人身上，我恍然大悟，喔！原來是我先生的禱告，產生了不可思議的力量及美好的結果。

2008年十二月中旬，我接到台北大姐的來電，她說，我們八十九歲老爸爸，上面吐血下面拉血，住進台北的榮民總醫院，檢查結果是胃癌末期。我和先生回去時爸爸還認得我們，他已瘦得皮包骨，但臉上沒有一點病容。媽媽和家人告訴我說，當醫生給他輸了五袋血之後，有一次白天他聽到有一群人在他房門口唱聖歌，他說：[好好聽，好美！好美！]於是他從床上爬起來，想要去開門。他問：[是不是媽媽的朋友來了？快快去請進來。]媽媽回答說：[沒有人啊。]我爸耳朵聾，平常我們跟他講話，他根本就聽不見，不知那天為何只有他一人聽到聖歌，而別人都沒有聽見。在他住院期間，他好像不知道自己生病，也不感覺到癌症末期的痛苦，因為他常問姐姐和我，[為什麼我要住這裡？]他自己能翻身，每次見到我們兄弟姐妹去看他，他就好高興，他會說：[喔！我福氣好喔！我好福氣喔！]這是他在醫院常說的一句話，也是最後遺言。我和我家人一直不明白，為什麼他在住院的三個月中，他所呈現出來的，是那麼的平靜、那麼的安詳、又那麼的滿足。我們都知道、也看到我先生每次去醫院，他會先去看爸爸，然後到樓上小教堂或祈禱室，長跪不起，嘴裡嘰哩咕嚕，不知他唸些什麼，我也聽不懂。三月四日爸爸去逝，媽媽交待，捨掉傳統的佛教儀式，改採天主教儀式，喪禮那天，禮堂裡充滿了鮮花及詩歌。

因為爸爸生病，所以先生和我回台，也就順便做個身體檢查，結果報告出來，我先生胃裡不知何時早已長了一個五公分像乒乓球那麼大的腫瘤。因正好要過年，所以手術就安排在過完年，二月七日在中心診所。那天，他從手術房被推出來時，我見他麻藥未退，臉上掙扎的表情，似乎蠻痛苦的。醫生說他有一點點發燒，那是手術後正常反應，不要緊，但他年已過七十，就要特別當心，不可發高燒；注意他鼻胃管，不可逆流，那會得肺炎；注意點滴、導尿管，如果不通，要找護士小姐來看看；他腹部上的傷口，還有左腹部開了個小口，掛了個出血水袋子，如果有問題，滿了或漏了，要隨時通知樓上開刀房小姐來換藥及紗布；不要忘了，等他醒了，一定要練習深呼吸。我就守在他床邊，盯著那些管子看。心裡也同時想著，我那小女兒元月底在舊金山做腹部內視鏡手術，不知結果如何！她腸子與子宮沾黏，腸子多處又與腹壁沾黏，裡面牽牽扯扯，經常造成她肚子痛。我看不見她，又照顧不了她，很是憂心。又想到爸爸在榮民總醫院隨時會走，我那八十六歲老娘，在家看不見爸爸，她就哭，到了醫院，看到爸爸她還是哭。現在我在中心診所陪我先生，不知老娘一人在家，晚上睡覺害不害怕？又看到我先生躺在病床，他麻藥怎麼這麼久還醒不過來？他的腫瘤化驗報告，不知是好、是壞？一個是我老爸、一個是我老公、一個是我女兒，三件事發生在同一時段，全不是好事，又正好要過年，我也不敢去打擾我那些老朋友，於

是我一個人坐在那裡，全身發軟，我緊張、害怕、孤獨又無助，也就不自覺地求：[老天爺呀！上帝呀！拜託！拜託！求求你幫幫忙，不要讓他發燒，不要讓他得肺炎，他可是個大好人，他是很有用處的，我還沒批准，你不可以把他帶走。等他好了，我會常常陪他上教堂。謝謝！再見！]接著，我聽到帶著濃濃的鼻音說：[痛！好痛！]嚇我一跳，怎麼會有這種回答？一看，喔！原來是我先生醒了，真是太好了，我趕緊去請護士小姐給他打了止痛針。大概他太累了，也不痛了，很快地他又睡著了。這下我可睡不著了，我精神大振。當他說[痛！很痛！]時，我突然回想起以前，同樣的醫院，同樣是二月份，1983年，我得肺炎，轉肋膜炎、肺積水，又不幸在醫院裡感染了B型肝炎，當時發高燒、咳嗽、呼吸困難，我記得我連呼吸都痛，咽咽一息地躺在床上說不出話來。我先生的同事準備到醫院來抬人，換另外一家醫院，但中心診所要我先生簽一份文件，只要出門，一切後果他們概不負責。我先生左右為難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就雙腿跪在我床邊，兩手放在我的身上，嘴裡嘰哩咕嚕，也不知他唸些甚麼。突然從我嘴裡講出很清楚，很清楚的話來，[換醫生，換醫生。]那時候那層樓護理長叫[葛宏文]，她是我的好朋友，她幫我安排了榮民總醫院一位很有名的胸腔科大夫叫[星肇鐸]。很感謝他，他給我服了美國仙丹，也就是可體松，類固醇之類的藥，救了我一命。我進醫院時，臉又瘦又尖，出院時，臉圓得快要像中秋節天上的月亮一樣滿月。後來醫生跟我說，當時他有兩位病人，另一位住榮民總醫院，我倆同樣病症、同樣年齡，很不幸她進了醫院就再也沒回家了，而她那可憐的小女兒，才剛滿月就沒有媽媽了。而我呢？一天比一天好，帶著圓圓的臉，很有面子地回家了。

然後，我又想到 1978 那一年，我生小女兒。有一天，我先生公司經理請我們吃晚飯。我先生開車，一不小心撞到馬路右邊，我腰一扭，糟糕！動不了了，痛得我大哭大叫，我先生趕緊送我到附近的中山醫院。婦產科醫生陳福民說：[還好，不要緊，胎兒滿了七個月就能活。]當天晚上他們就決定剖腹，我小女兒就在這種情況下誕生了。才過二天，她發高燒，小兒科醫生怪婦產科不當心，剖腹產時讓她吸到羊水，婦產科說小兒科照顧不周，喂奶時吐奶，然後由鼻腔吸入，造成吸入性肺炎。他們爭論的結果告訴我說：[妳抱不回去了，她太小，還少了個肺。]其實她不是少個肺，而是因為她尚未成熟，肺葉還沒有擴張。他們說：[就算妳抱回去，也會養不活，一個感冒，她就再見了。]當時我只會躺在床上哭，我先生只會禱告。我先生要求醫院，請位神父到醫院為小女兒傅洗，他們不答應，他們不允許外面的人進入嬰兒房無菌室去。於是我先生就自己洗刷乾淨，換上醫院預備好的衣服，自己為小女兒施洗。當天晚上大約三點半左右，小護士輕輕地敲我房門說：[李太太告訴妳一個好消息，妳女兒退燒囉！好奇怪喔！]當時我並沒有感覺很高興，這有甚麼好奇怪的呢？現在不燒，到了明天藥效過後不是又會燒起來嗎？燒燒停停、停停燒燒，我們每個人生病，不是都這樣嗎？小護士說：[沒有耶！她太小了，我們沒給她打針，也沒給她吃藥。]過了一天她沒燒，過了好多天她也沒燒。最後，我把她抱回家，養大了，也胖了，一直到現在。

最後，我又回想到卅九年前我結婚時，採取天主教儀式，那時我根本不信神，我婆婆很著急，她怕我不嫁給她兒子，就說：[沒關係，沒關係，不信就不信嘛，現在時代不同了，很簡單的，到了結婚那一天，神父要妳說甚麼，妳就說甚麼好了。]果然很簡單，到了那一天，神父要我唸甚麼，我就唸甚麼，我就結婚了。結完婚後，我才發覺，哎呦！我上當

了，我婆婆因我不是教友，年紀輕，怕我會鬧離婚，所以她一有機會，就跟我傳教，講了一大堆，我聽不懂，也不愛聽的大道理，那時我年紀輕，不懂事，心理只有一個念頭，[嘿！嘿！這下子妳管不到我了吧！]現在想想，很是後悔，她用心良苦，為的是甚麼呀？因為她喜歡我，因為她要我和她兒子長長久久在一起，不論在人間、或天上。

以上全是我真實的故事。要不是我老爸去年得重病，我和先生根本不會回台灣去，也就不會做身體檢查；不做身體檢查，也就不會知道，我先生肚子裡早已長了癌腫瘤。感謝老爸臨走之前，還不忘救我先生一命。要不是我先生住院開刀，我也不會回想到近卅年前的往事。那時候我病好了，小丫頭也好了，我想那可能是個巧合，或許是醫生誤診也說不定。以後我日子過舒服了，也就慢慢地把這些事給忘了。現在想想，一切的一切，好像冥冥之中，早已安排好。我才猛然覺醒，真的有神的存在，而且他早已降臨在我及家人身上。我曾經對不起我婆婆，讓她失望，所以我要讓我先生親眼看到我受洗，我想那是他對我最大的心願及期待。於是，去年六月我們回美，九月我就決定參加道理班，今年四月三日我領洗了。阿肋路亞！

